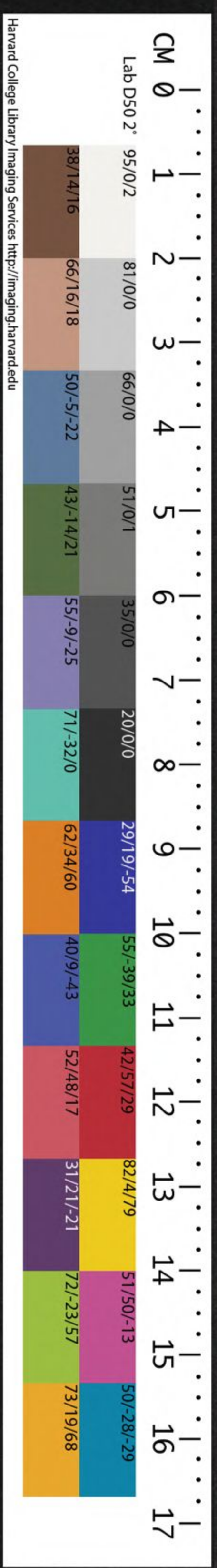


T 2720/296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6 1939



皇朝大業記卷之十四

北兵

本國通鑑類

明武宗三十一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 明神宗

於六月朔遣詔辛卯 皇太子孫即皇帝位 奉 奉 奉

明年為建文元年 諸王各歸其國 各皆 太祖崩後

所賜者燕王請入朝 命葬則山陵事已畢 發封土之

已行 主麻安撫哭而 無以 明命 命重 而速 奉 奉

王上下 疑 惑 諸王皆 憤 憤 憤 尤 甚 建文 文 符 符 符

諸子 不可 勝 計 與 燕 王 燕 王 燕 王 燕 王 燕 王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朱國禎謹輯

北兵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卽夕小

歛次日頒遺詔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葬 孝陵改

明年爲建文元年諸王各臨其國蓋皆 太祖臨沒時

所囑者燕王請入朝會葬則山陵事已畢發符止之時

已行至淮安慟哭而去雖以朝命爲重而速葬拒絕親

王上下疑惑諸王皆憤憤燕尤甚 建文待諸父甚厚

賜賚不可勝計與燕尤密遺問往來用家人禮惟周王

而下形蹟嫌疑口語籍籍心憂之與齊泰黃子澄密謀
泰以燕主勇數將兵有威名欲先去之則他藩自懼子
澄以周王素多過失且燕之母弟去周則燕勢孤可圖
乃命李景隆襲執周王下燕議其罪巽辭以答 建文
惻然將赦之二人持不可廢爲庶人遷之雲南未幾代
王桂湘王栢齊王榑岷王榑皆得罪栢闔宮自焚死執
榑囚之京師榑降爲庶人流漳州勢且及燕 王居喪
憂悒成疾 建文念之謂事莫若且止二人聞之密語
曰縣官婦人之仁吾輩旣受重托當以斷濟之明日共
入言曰周王旣獲所當慮者惟燕王曩因出塞有功威

名日盛不如併去之便失今不圖後悔無及 建文猶
豫未決而遣人陰刺王府事無所得復諭二人曰彼罪
狀無跡可尋何以發之對曰欲加之罪寧患無辭今書
意營救周王指以連謀人誰不信曰朕在位未久連去
數王何以掩天下公議莫如開懷待之使得相安子澄
曰爲大事者不顧小信况 太祖常注意陛下幾失大
位非二三臣察力爭則固已爲所有陛下安得至今日
哉形跡已露勢難中止又其病久未愈正天與之時先
人者制人不宜因循也 建文曰燕王勇智絕人且善
用兵雖病恐卒難圖宜更審之泰曰今邊報北虜有聲

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于此時取之更何所待建文深以爲然乃以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時天下全盛建文寬仁人心愛戴四民樂業道不拾遺精兵百萬弋歸馬方孝孺以文學飾太平雖謀燕日急直易視之謂一隅地侯護衛分調後疲卒不過千餘旦夕可擒天下可長無事而京師變異頗多有程濟者上書明年北方兵起以妖言下獄殊不以爲意也

建文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二萬屯開平燕護

衛精銳俱選隸麾下又召燕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密勅昺貴嚴爲之備都御史景清使北平覘變尋召還四月高皇帝小祥文皇率世子兄弟三人入朝文皇行皇道不拜被劾不問尋辭還二郡王迺歸世子及三郡王亦得歸北平僉事湯宗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布政曹昱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瑛安置廣西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告燕官較于諒周鐸等陰事逮至皆戮之有詔誚讓燕王王佯狂稱疾而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燕將舉兵狀齊泰等卽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貴昺圍燕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
 盧振為內應于是都指揮張信及司吏柰亨李友直密
 以其謀輸燕貴昺兵圍逼王城王與僧道衍等定計令
 張玉等集勇士八百人以待七月四日壬申召貴昺付
 以所逮宮僚二人入伏兵擒斬之并殺都指揮彭二盡
 奪九門次日癸酉誓師告以不得已起兵之意是日風

人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
 光燭地洞徹上下將士皆喜以為得天之應云都指

揮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王上書自白稱臣稱陛
 下遵 祖訓訓兵俟密命討奸臣宋忠率兵至關知事
 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甲戌通州指揮房勝等

以城降丙子攻拔薊州擒馬宣遵化密雲皆降巳卯破
 居庸瑱走懷來依宋忠忠戰敗與瑱皆被殺餘眾悉降
 丙戌永平守將趙葵等以城降庚寅都督劉真陳亨都
 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將攻遵化壬辰聞燕兵
 至退守關門為燕所間亨真執卜萬下獄籍其家 建
 文帝書諭諸王削燕屬籍詔諭天下長興侯耿炳文方
 鎮遼東賜璽書拜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
 忠左右副將軍會兵攻北平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暉平安等各率
 偏師步騎數十萬並進檄山東河南山西合給軍餉置

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編修程濟
往軍中贊畫濟先爲教諭上言北有急兵以某月某日
起繫獄至是果驗陞秩用之諭誠北征將士曰昔蕭氏
舉兵攻淮南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朕所不忍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
殺叔父名

上

此後稱

上不稱王從其重也

由是輕騎出入陣中一

無所畏南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然大陣混戰時矢石交
下如八駿皆被傷獨不及 上又殆天意也八月十二
日巳酉炳文領三十萬駐真定徐凱兵十萬駐河間潘
忠楊松營鄭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忠松爲殿十五日

壬子 上帥師至涿州渡白溝河夜半至雄縣圍其城
黎明破之殲其軍獲馬八千匹十六日忠松來援令譚
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各取茭草一束蒙其頭
通鼻息又命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舉砲水中伏兵
皆起據橋忠果至戰敗急趨橋不得渡夾擊生擒忠松
急趨鄭州盡獲其人馬明日回軍白溝河謀間道襲炳
文適炳文小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先至者十三萬半
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遂給保馬歸言雄縣敗狀搖其
軍俾過河合兵一舉盡取之二十五日辛酉至無極縣
次日進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言炳文惟

備西北其東南無備 上率三騎入其運糧軍中擒二人問之知炳文合營北岸由西門直抵西山 上率輕騎數十繞城西擊破二營時炳文出送客及覺奔回急趨橋燕軍斫斷橋索炳文幾被擒有一人登城大罵相拒二百餘步 上引滿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炳文出戰諸將張玉等奮擊 上以奇兵擣其背循城夾攻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路藉死者甚衆李堅爲騎士薛祿刺墜馬擒之甯忠顧成等皆被執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餘匹進圍真定城二日不下去之南兵旣敗徵炳文還以李景隆爲大將軍督師北上召遼王植

寧王權還京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戊辰朔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璿以遼東兵圍永平李景隆至德州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上曰李九江參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爲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詢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處生離志一也今北地蚤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皴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

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失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誼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聲勢重彼內怯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或以爲疑上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辨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誤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懦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

九江也丙戌師行諸將猶請守蘆溝橋上曰天寒水涸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足拒敵誘之猶恐不至世子坐堅城以待決勝在此舉矣壬辰吳高聞兵至走山海關追擊破之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取道松亭關關險且有守兵難猝下上曰今從劉家口趨大寧不數日可達拔大寧守關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撫而招之不降則潰北平守備完固勅世子堅壁勿與戰還師擊之如拉朽耳遂行十月二日戊戌至劉家口命鄭寧領勁卒卷旗登山潛出其後斷走路攻破之遂渡關壬寅抵大寧城中出不意大駭閉門拒守上引數騎繞城至西南隅

城忽崩麾勇士先登克之殺守將朱鑑獲都指揮房寬
撫其衆頃刻而定陳亨劉真等在松亭關遣家奴往報
聞皆無恙亨來降劉真走廣寧 上入城寧王出見執
手慟哭告以舉兵之故求爲申雪仍以三衛歸之因密
結其將士爲用時李景隆直抵北平築壘九門別將攻
通州世子嚴守募勇士縋城斫營營中驚擾自蹂踐灰
者甚衆景隆攻麗正門幾拔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
景隆令不嚴驟退都督瞿能與二子殺入彰義門後軍
不繼勒兵以待景隆又使人止之城中汲水灌城天寒
冰結不可攻矣甲寅 上拔大寧之衆及寧王回軍乙

卯至會州立五軍各有正副以大寧之衆分隸之丁巳
入松亭關十一月四日庚午至孤山訊景隆軍勦村壩
我邏騎至白河還言流澌不可渡又聞景隆列陣河西
是日大雪初霽 上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夜起
營曉至河上冰已堅麾軍畢渡時景隆遣都督陳暉領
萬騎來哨行道相左暉覘知我軍已過來追 上率精
兵破之餘衆奔渡河冰忽解溺死甚衆時景隆馭軍嚴
刻士卒晝夜立風雪中不得息餓及墜指者衆率不能
執兵壬申 上列陣而前連破其七營諸軍繼之大戰
自午至酉 上益張奇兵左右衝擊大破之斬及降者

皆數萬日暝收軍回營其夜景隆棄輜重南奔獲馬二萬時九門兵圍城者猶固守不退癸酉上進兵城中兵亦出合勢破其四營餘望風奔潰所獲兵資器仗不可勝計乙亥上還北平休士馬復上書于朝甲申大賚將士十二月丁酉朔行間吳高削爵徙廣西楊文獨守遼東上移檄天下以復父讐爲言謀李景隆駐德州會兵來春入寇議征大同誘之乙卯出師庚申降廣昌

建文二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獲指

李誠號衝天李

釋之令爲間若被囚得脫者城中不疑攻之以布囊實

土自敵臺推下與城平飛砲齊入守將王忠李遠等以城降二月十二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千司徒趙仄隣帖木兒來歸癸丑謀胡寇將侵邊諭可汗坤帖木耳并瓦刺玉猛哥帖木兒等禍福皆退走師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來救上由居庸回京收景隆所棄器械埋其凍死戰士癸亥景隆上書請息兵答書諭責之乙丑祭南北陣亡將士親製文勒石三月丙寅朔大閱江南武臣被黜來歸者皆復職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合謀北向庚子禡出兵禦之壬寅次武清南軍漸逼期白溝河會戰進駐固安待之乙

卯申諭將士渡王馬河營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浸及臥榻 上坐胡牀達旦兵端有火光如球擊燁燁相下上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已未 上復以不得已舉兵之故祝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告畢向西北去 上曰神命之矣率兵由西北循河而進令百騎于河東震砲日午軍畢渡遇平安伏萬騎河側 上曰平安豎子耳往從吾出塞頗識吾用兵故敢爲前鋒今日破之要使心膽俱喪遂以百餘騎進薄將交鋒遽却以誘安軍動陣亂馳進力戰互勝負上率數十騎突出其後來擊大破之斬獲過半執其指

揮何清景隆以全師來戰 上直前薄之陣稍動 上馳入敵人馬辟易時已暝戰未已敵軍中舉火器時閃爍有光我師望見明甲輒擊之敵藏火器于地其所謂一窠蜂搖馬丹著人馬皆穿時夜深各收軍還營 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逃所營處 上下馬視河流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循河稍增至七騎遂營白溝河北胡騎三百來降爲指揮省吉所殺 上切責之庚申渡河南軍橫亘數十里 上勒陣開合數四敵疑未敢進命都指揮丘福將萬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率精騎突入敵軍右掖衆皆披靡乃麾張玉等齊入房寬將右軍陣

動戰失利諸軍戰益急 上遙見陣後塵起曰敵繞我後矣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敵稍却須臾復馳入又擊殺數十人互進退如是者凡百餘合衆請就中軍併力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劔左右奮擊劔鋒缺折不堪擊稍却敵來逼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上陳亨徐忠被傷裹創力戰高煦見事急率精騎數千

至相持未決 上疲甚日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我騎百餘人前越雋侯俞通淵指揮滕聚復引兵來赴陣動 上以勁騎繞出敵後突入馳擊與高煦合遂斬瞿能父子朱能等皆力戰平安敗却于是敵大陣遂崩奔北之聲如雷追擊通淵與聚皆死會旋風折其大將旗景隆中軍亦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無筭所賜璽書斧鉞皆爲我所獲斬首數萬溺歿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歿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乘勝攻德州五月

七日辛未景隆遁走濟南拔其城得糧儲百餘萬留陳
旭守之己卯 上進至禹城日晡倍道明旦抵濟南景
隆出戰大破之 上射書城中諭降生員高賢寧作周
公輔成王論射軍中請罷兵叅政鐵鉉等固守不下辛
巳堤水灌其城鉉來誘降 上親赴之中伏幾殆奪橋
而歸下令募忠義勇敢之士六月甲午朔南使李得成
來請和七月遣歸報書請去權姦癸未南京召李景隆
還赦不誅以盛庸總兵謀報平安二十萬營單家橋邀
我糧道諭世子命三郡王高燧出兵疑之安遂停軍不
敢出八月十六戊申解濟南圍還北平陳亨戰鞞山爲
平安所殺遂棄德州南總兵盛庸至守之吳傑平安守
定州徐凱城滄州十月丙午下令征遼東明日至通州
密語諸將襲滄州覬凱專備青縣長蘆其塽塚兒竈兒
坡數程無水不爲備戊午移軍過直沽一晝夜三百里
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食時抵城下敵猶
未覺方築城倉皇不能戰 上麾壯士由東北登立破
之先遣人斷歸路生擒徐凱獲馬九千餘匹 上以所
獲輜重移直沽之舟載還北平自率兵過德州呼盛庸
不敢出 上獨率數十騎爲殿庸遣兵來襲擊破之王
申至臨清甲戌移軍館陶輕騎哨至大名焚其糧舟遂

大事記 卷十四
自館陶渡河向東阿東平以引敵軍十二月四日甲午
移汶上盛庸亦至東昌其先鋒孫霖營滑口 上命朱
榮劉江襲破之乙卯 上至東昌盛庸背城決戰 上
以精騎衝左掖出陳後復衝中堅大戰爲庸所圍覘西
南陣稍薄躍馬突出得免諸軍爲火器所乘大敗張玉
死于陣死亡數萬人 上還營丙辰旋師 上以騎兵
殿後敵衆來追 上輒射殺之乃不敢逼丁巳至館陶
盛庸飛檄真定等處水陸邀我歸

二年正月辛酉朔次威縣真定帥吳傑平安以二萬人
來邀引入伏內盡殪之乙丑次梁州復以三萬人來邀

破之擒其監軍內侍長壽等丙子至北平二月九日戊
戌祭陣亡將士親爲文脫御袍焚之慟哭盛庸等師漸
進乙巳出兵已酉駐保定 上會諸將議所向咸請攻
定州 上曰野戰易以成功攻城未可遽拔南軍甚衆
合勢來援勝負難決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
中敵必出迎戰隨所至擊之敗其一軍餘自破膽且百
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間豈能相顧
遂移軍紫圍八方 上御素紅絨袍忽白如雪色凝爲
龍紋麟鬣皆具如美女刺繡見者駭異稱賀三月庚申
朔進軍緣滹沱河列營當敵衝多爲疑兵誤之辛未聞

盛庸至單家橋 上由陳家渡渡河逆之不見慮與真定軍合復往渡河者三遇一虎咆哮河側格殺之己卯覘盛庸軍夾河進師追之未至四十里駐兵辛巳會戰上先以三騎覘陣見其火器甚盛掠而過敵千騎來追屢射盡殪乃却 上以騎兵萬步兵半之攻右掖敵擁盾自蔽不可入 上預作長纜釘鐵于端直前擲之連貫其盾相牽陣動乘隙攻入之火器皆不得發擣中堅譚淵戰死諸將益進 上以勁騎擊其背貫陣中大戰斬其驍將莊得楚智皂旗張等迫暮各斂軍還營 上以數十騎逼而綴之被圍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出敵

不敢近壬午復戰 上軍東北敵軍西南自辰達未力鬪張奇兵往來衝之屢退復進戰疲各坐已起復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砂礫擊面軍中昏眩尺不辨我軍乘風橫擊庸大敗走斬溺各十餘萬庸走德州庸方恃東昌之捷謂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破獲云癸未報捷世子阻單家橋軍不得進甲申 上自往擊破之吳傑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敗走還真定上料傑恃衆必再出佯散軍士四出取糧誘之傑果來襲閏三月七日丙申渡滹沱河擊之或言十惡兵家所

忌 上曰機不可失也水深麾騎兵由上流渡下流遂
淺步卒輜重畢渡 上先率三千騎循河西行果遇敵
軍敵退營藁城戊戌交鋒值晚各還營明日吳傑平安
列方陳于西南 上曰方陳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
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皆潰乃以兵縻其三面
悉精騎攻東北隅大戰 上循河繞出敵後突入奮擊
矢集 上旗如蝟平安于陣中縛樓遠望 上麾騎衝
之安下樓墜而走幾獲之忽大風起發屋拔樹我師乘
之斬首六萬追至真定城下殺及降者無筭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已酉掠順德
辛亥至廣平癸丑至大名獲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已
竄逐奏書于朝云云南使大理少卿薛巖賚詔且作宣
諭千餘紙令至軍中密散 上見詔語甚怒巖匿宣諭
不敢出諸將請殺之不聽送還仍諭以歸謝天子務出
至誠巖歸見黜五月己丑朔真定兵復擾餉道再遣指
揮武勝奏書被執下獄六月戊午朔 上聞勝下獄怒
遣李遠易南軍甲冑自濟至沛縣焚糧舟數萬艘南將
袁宇來邀擊敗之七月二日己丑襲敗彰德軍癸巳破
瓦尖寨丁酉遣劉江還北平備平安安果來襲至平村
離城五十里江出擊大敗之戊戌南千戶張安遺世子

書令歸朝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發并安送軍中 上
歎曰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哉乃囚安等壬寅大
同守將房昭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卽日班師八月十一丁卯駐完縣命孟善守保定丙子
真定總兵遣將韋諒饋餉房昭 上自邀之諒已入寨
遂圍之命朱榮圍定州九月親赴定州十月丙辰朔真
定諸將花英等以兵援水西寨 上率精騎五千趨還
丁巳與圍寨兵合英等陣峩睂山下 上縱兵擊之卷
旆出其後敵軍駭亂敗走英等皆就擒房昭韋諒脫走
遂破其寨朱榮亦下定州丙子師還涿州大亨軍士已

卯至北平十一月楊文自遼東圍永平命劉江往援大
破之生擒指揮王雄等釋之韃靼河汗來輸款時 上
用兵已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通薊等諸郡邑其餘旋
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謂燕出
沒勞苦軍少不足慮方大修文事 先朝故將廢棄者
不甚省錄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投北告以金陵空虛
乘間疾進我輩爲應必內潰大事可定也 上亦太息
曰頻年用兵何時是了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十
二月十二日丙寅 上整師南征遊兵攻真定壬午次
蠡縣移營汜河度真定德州皆有兵來覘命李遠以輕

兵前哨

四年正月甲申朔李遠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乘冰渡滹沱河擊敗之戊子朱能復敗敵于衡水乙未大軍由館陶濟河丁酉至東阿魯縣攻拔之戊戌拔東平庚子拔汶上庚戌降沛縣癸丑至徐州二月甲寅朔胡騎款台以十二人破敵饗卒三千何福陳暉平安聞

而南大懼悉其精兵自濟寧來追盛庸次淮安兵出城擊敗之震懾不敢再出軍行無阻

丁丑祖徐王墳三月甲申朔自徐

兵可二十餘萬

銳甚

上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次泚河待之去南軍

百餘里沿途束苴俟大戰舉火凡數日不至糧且盡諸將因請回軍不聽又二日款台往哨去敵軍四十里聞

其更鼓

上喜明旦伏兵路左遣三將軍各領百騎逆

之且戰且却引入伏內仍束藁爲囊令接戰棄于地進

與平安遇安曰此遊騎也馳馬來追軍中先棄束藁以

誘衆旋取陣亂伏發敵大潰王真戰南岸歿平安以三

千騎駐北岸高坡

上以數十騎當之胡騎指揮火耳

灰持稍當

上前直進我胡騎指揮童信射擒之其麾

下帖木兒來救亦被擒安變服遁去是日釋二人帶刀

侍衛丙午命劉江斷宿州糧道譚清佐之大敗其餉卒
燒舟車無筭清尋被圍 上引兵援出之鐵鉉來戰我
軍不利再戰大勝之遂下宿州敵軍欲南遁 上以兵
尾之行止常距十餘里四月癸丑朔綴敵至小河命陳
文于最衝處爲橋渡兵遂分兵守橋丁卯敵軍布陣十
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上率騎兵與戰敵騎兵敗
走步兵復前爭橋陳文敗之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文
戰沒 上亦幾爲安槩所及安馬蹶勿得前番將王麒
躍馬入陣援 上乃得脫敵衆遂渡橋張武率勇士由
林間突出擊之與 上騎兵合大戰敗之斬首二萬餘

級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屍積于河水爲之不流生擒敵
將丁良朱彬等數十人于是敵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
相持數日敵糧盡軍士采野菜而食 上曰彼饑吾與
之抗然彼居南岸便饋餉更一二日饑稍集得濟卽未
易破之乃留守橋兵千餘不動而潛移諸軍輜重東行
去敵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敵後敵旦始覺復
整衆相對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各斂
軍還明日敵收衆遁會大霧迷道旋繞山麓午霧始散
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及之敵大驚深塹自固丙子諸將
以盛夏蒸濕疾疫將作請旋師 上患之令諸將欲渡

河歸者左不欲者右有數人就右餘皆就左 上怒曰
欲歸者任所之乃無敢復言何福引兵來會安平北軍
益懼 上策敵且分兵援糧遣朱榮等輕騎截之作鬪
引與漸近福果移兵 上率衆綴之晝撓樵采夜劫營
壘敵衆饑疲乃分兵護糧時 上行師不設營柵休息
聽便軍中甚暇而 上不解甲數日矣丁丑敵移營靈
壁已卯報至平安以兵六萬護糧爲方圓陳負糧者居
中去其營二十里 上分萬人遮援兵而伏馬步數萬
于林間俟敵戰疲卽出與接安平恃勇驅兵直前 上
率精騎夾擊之步軍橫貫其陣斷敵爲二大敗之運糧

者皆走何福復出壁來援與安合兵進戰我兵引却殺
傷甚衆高煦引胡騎突陣 上還兵力鬪福等大敗俘
馘無筭福等以餘衆入營堅守 上策其欲遁令諸軍
嚴備是夜南將下令期旦日砲三震卽出走渡淮就糧
辛巳 上命諸軍攻敵壘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
上三震砲敵衆誤疑爲已砲急趨門擁塞不得出營中
大亂遂破之生擒陳暉平安等三十七人內官四人禮
部侍郎陳性善等一百五十員降者悉縱遣之何福遁
走是日遼東楊文亦敗于直沽五月癸未朔己丑泗州
守將徐景初壽州千戶劉深以城降遂謁 祖陵 上

痛哭陳不得已起兵之故辛卯盛庸領馬步戰艦列淮
之南岸 上軍于北對陣兵欲濟南兵皆震別遣丘福
等西行二十里潛濟近敵營突擊破走之庸股戰不能
上馬掖之登舟走 上遂渡淮整兵卽克盱眙癸巳會
諸將議所向時鳳陽淮安皆衝道諸將議不一 上曰
鳳陽樓櫓堅完非攻不下且震及 皇陵淮安有重兵
未易用力若直取真揚淮鳳疑懼未暇出兵我震耀江
上聚舟決渡京師駭亂必有內應事可立定諸將頓首
稱善巳亥招諭揚州降之庚子至天長進駐揚州降將
王禮等來見諭下高郵通泰諸城且集舟備渡江慶成
郡主至軍中議和慰諭遣還六月癸丑朔集舟至浦子
口爲南將盛庸等所敗 上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
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見之撫其背令努力殊死
戰南軍小却次日 上祀大江之神誓師盛庸駐軍高
資港緣江上下二百餘里列舟嚴備乙卯 上渡江近
南岸庸整陣以待 上麾軍直進庸軍潰散脫身走陳
瑄來援聞敗亦降戊午諸將請徑薄京城 上曰鎮江
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必爲後梗令所獲海舟懸黃旗
往來示之其指揮童俊率衆來降庚申駐龍潭辛酉李
景隆等至軍中以割地講和請明日遣歸復偕諸王來

議癸亥徐輝祖常昇分道來拒皆潰走甲子下令禁約將士入城不許侵擾南京四出促援兵皆被獲止遣諸王分守各門 上射書城中諭親王公主避居 孝陵 乙丑 上至金川門谷王穗守門望見出迎招兵入城遣千人護周齊二王宮中火起呂皇后死焉建文皇帝遜位

上望見宮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 不及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遂駐營龍江布告天下 慰撫京師軍民有卒于市取民履者立斬之先是京師飛蝗蔽天者旬餘不息至是頓絕中外募召壯丁聞 上入京師皆解散

遠近嘯聚山林者亦皆斂戢 己巳 上謁 孝陵還

御 奉天殿卽位改稱洪武三十五年復周王橚齊王博爵 庚午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仍舊制

首復殿門諸名 辛未論具舟濟師功陞高郵衛千戶

胡深等二百四十人揚州衛指揮同知陳昭等百二十

五人各一級賜鈔 癸酉陞指揮使丘福等俱都督府

官加賞 七月壬午朔 上郊祀禮畢謂刑部曰朕清

內難有罪者旣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內外軍人屢執無罪之人希賞惡不可長速諭止之違者抵罪

丙申 上謂兵部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奸臣

數人而已 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
衆所推戴 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
治比聞在京軍民尤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
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
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亟
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有復妄言惑衆
許諸人告首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
人同罪辛丑 上聞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 勅
諭曰朕舉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
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 此豈一日所

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
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
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憤不亦過乎嚮
戰鬪之際雖遇小捷咸卽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
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
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
道明而人心服 上以征討將士久效勤勞命禮部以
太祖高皇帝陞賞條例參酌行之 八月甲子奏定賞
格 奇功領隊將較陞二級指揮賞五十兩綵幣八表
裏鈔六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三十兩綵幣六表

裏鈔五百貫百戶而下次減至旗軍十三兩絹三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領隊將較陞一
級指揮賞二十兩絲幣六表裏鈔四百貫千戶衛鎮撫
儀衛正副銀一十五兩絲幣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以
下次減至總旗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
百貫 次功領隊指揮賞銀十五兩絲幣四表裏鈔三
百貫千戶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一十三兩絲幣三表裏
鈔二百五十貫百戶以下次減至小旗五兩絹二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已卯陞賞奉天靖難
諸將丘福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左都督淇國公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官
號同祿二千二百石張武城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
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祿皆千五百石陳珪泰
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祿皆千二百石徐忠永
康侯祿千一百石王忠靖安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
侯徐祥固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張輔信安伯
唐雲新安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
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祿皆一千石劉才廣恩伯
祿九百石房寬思恩侯祿八百石號同俱世襲本爵惟
房勝世指揮使劉才世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尚

書茹瑄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有默相事機功
景隆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瑄忠誠伯祿一千石終
身佐順昌伯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瑄平江伯祿一千
石世指揮使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罹誣陷封永春
侯祿一千石世襲徐增壽而下皆追封贈謚

元年正月丁亥 上諭兵部曰從朕平難將士已論功
陞賞朕念平九門者其功最先且難可再陞一級功小
不在陞例者亦陞一級未及數與未陞者遞陞於是陞
劉江許成譚青董信俱都督同知徐善曹隆馬瑛呂得
昇方敬周長冀瑛王麒俱都督僉事其都指揮而下凡

百有餘人八月朔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
之人建文時爲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勅吏部召
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缺空令歸俟命其有老
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况人
才乎 賜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二人致仕勅曰
朕念爾等事我 皇考久矣建文中罷黜爲民不當其
罪朕卽位之初思任舊人仍召用之而爾等蒼顏皓首
氣力衰邁弗欲重勞以事特賜寇帶俾仍舊職還鄉撫
爾子孫優游暮年且率鄉人子弟於善行斯汝不負朕
命仍命禮部賜道里費 前後敘城守功數次下及婦

人最爲詳密文臣 北平二司及廣平真定郡守內官
挾錦衣往各省鎮守仍差給事中米亮御史袁綱巡視
蓋一時權宜之制云

朱史氏曰 文皇誅僂之後中外踏踏不安叮嚀告誡
以慰臣民之心人同此心安則俱安 文皇內顧雖曰
無慚實亦大過過不可悔悔亦無及則有文告而已惟
其心非得已一怒而安天下不惜以數萬人隨之重以
獎拔才賢勵精圖治全不爲一時一身計死者安命不
傷和氣蒼蒼之表亦若嘿亮故能身致太平享國長久
爲千古帝王極奇極變極平之事大約我 明立國與

漢唐宋迥異彼皆繼暴亂荼毒之後因時制宜雖仗武
功亦多疏佚如寒暑晦明之相嬪 太祖重闢乾坤從
黑海中捧出日月激射磨盪凡洪纖鬼恠觸必焦犯必
碎無復顧惜留未盡者以與 文皇不可以常情論常
律拘故胡藍之獄革除之役非草菅人命直欲申必遂
之威必行之志用以懲前儆後也噫聖人豈不欲相安
無事共綏福履奈大定之後曲折多艱如河有龍門之
峽江有滌瀕之堆悉力與爭方度險成滔滔萬里之勢
今承平二百餘年中間危疑震撼皆克戡定則餘烈所
留大運昌而民志定也

開設貴州

永樂十一年二月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古羅施
鬼國自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
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晝皆有爵土號大鬼王其
地西屬靄翠爲順元宣慰使卽安氏又西通建昌東屬
田氏爲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 太
祖破陳友諒田氏首納款田氏所據地最遠并容美鎮
南桑直各土官皆田氏裔也洪武五年靄翠從貴州宣
撫使鄭彥文來朝此時貴州之名始見朝廷爲立貴州
長官司十三卽其地設衛註顧成爲指揮使設都指揮

使司成爲都指揮同知隱然寓開省之意特以雲南未
平事若有待者成威名素著與指揮馬燁築城建石門

五西南臨河東北浚一池四衛畫地守之

城西五里有聖泉山麓湧

出消長如潮甃石爲池覆以亭池中立一石以視消長應百刻不爽

楊用修聖泉篇龍圖天生水義畫山出

泉睠茲感沸流肇自渾沌年盈涸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塵刹變漸夕億垓無質遷帝臺益漿及神漢壺嶺巔冰霜姑射質風露綽約仙竇雲騰瀉瀉泓月涵涓涓鰓鬚毒皎鏡蟹眼瞭淪漣岷觴衍游聖坳舟喻思玄迷踪鬼方霧蘊真羅甸烟詎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折簡開蒼蔚飛觥延霽天玉珂裊重巘金艾明華田碧漱灑柔翰翠微堅洞鉉臨源稱混混倚谷壑浴裕巖闈擊鼓動迴谿黃燭然荒塗欣良會興言遂成

成遂討平新添諸寨比雲南大征兵往來多取道

焉諸土酋供應甚謹成率兵隨行事定成改守普定衛

二十八年遣行人沈暹往貴州賜南征官軍鈔萬三千

餘錠二十九年分天下按察司爲四十一道貴州屬四

川黔南道陞成都督僉事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

林寬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

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

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

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

之得曰城破在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不能救

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

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城遂陷
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
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
家得滁之全椒人孚泗之盱眙人以齊讓爲平羗將軍
討之逗遛不進命左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總兵都
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指揮何清鳳陽指揮宋忠爲叅
將統京衛江湖等軍馬以徃上諭文等曰凡用兵以
嚴明爲主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
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二十里暮
卽還營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徂詐若五開蠻人果
來連搆卽調兵會顧成同勦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甯都督湯都督
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
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
仍先檄思州宣慰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又勅曰十
月七日齊讓已遣指揮朱俊械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
秀至京觀其人皆庸懦人疑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
有桀驁者爲謀主特弄林寬通秀啖其倡亂事急則令
來降爲緩兵之計迺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

茵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慎毋散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叅將何清等領步騎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羗將軍印卽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胡冕仍令從征立功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路二百餘里以抵天柱貴州都指揮程暹亦以兵來會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犄角以進文等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寨分道夾攻大破之擒馘凡二萬一千五百餘人成亦勦平臻

部六洞蟒蟒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北兵起召成從征以讓爲都指揮僉事守貴州 文皇卽位封成鎮遠侯守貴州永樂二年命貴州以官市馬二千匹悉給各衛軍士時思南宣慰使爲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副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改黃禧爲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爲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旣得志肆橫虐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弟爲地主長官文得楊光海等稱文武臣禧爲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宗墳

墓戮其母屍盡掠人畜貲財所過殘害宗鼎訴于朝屢
勅琛禧赴京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
有逆謀潛使奸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
應將伺便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勅顧成以兵五
萬壓其境克黨叛散琛等就擒與禧相繼械送京師皆
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
普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罪 上聞之
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未減
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根本
上以其稔惡幸今免罪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

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
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禧姦實造禍本而掠奪其衣食
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死親母瀆亂人倫等事 上
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
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抗
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克鷙絕滅倫理罪不可宥
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撫綏可更置府州
縣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稅悉仍舊凡當
行之事卿等詳議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川縣亦各隨地分隸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均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卽以貴州爲省設布政使司總八府仍與都司同管所屬宣慰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官以下參用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府縣官以蔣廷瓚河南左參政孟驥俱爲右布政使改河南參政陳俊名爲右參政山西參議王禮河南副使張翥江英俱爲左參議副使鄒銳僉事丘陸進士周宗保俱爲右參議進士崔彥俊王恭等爲府州縣官令廷瓚等率至貴州隨缺定注廷瓚嘗與擒田琛之謀故陞用之規制既定諸蠻皆帖服十三年三月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婺川縣大巖山有連呼萬歲者三成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効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虚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其冬改貴州普安安撫司爲普安州十四年設貴州提刑

按察使減貴州中鹽米八斗爲二斗于是戶部刑部各
添貴州一司其鄉試附于雲南正統中土驥征麓川悉
調雲貴兵以行連戰十年將士多死戍守寡弱貴州苗
乘間竊發驢還軍討之擒酋韋富撓送京伏誅然苗勢
益熾道路梗塞驥尋老病徵還侯璉代之駐雲南勢不
相及保定伯梁瑋自湖廣奉命入貴州尚未至諸將官
聚田禮輩兵衄氣挫當推撫臣無敢往者修撰王恂慨
然請行陞大理寺丞以往崎嶇久之得達則平越新添
畢節龍里諸衛圍困已經年矣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
何文淵言貴州總兵官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兵共起

謀逆劫殺地方燒燬衙門驅擄人口宮軍征討殺人盈
野米糧艱難人多餓歿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
不由于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
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僭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
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急
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乞勅兵部會官計議
其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
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
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
大將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招撫便宜

行事宜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復設衙門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奉聖旨該衙門看兵部尚書于謙題先因貴州苗賊攻圍畢節平越等衛命總督總兵王驥等勦殺續貴州巡按黃鎬題賊勢猖獗城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取回代以保定伯梁瑄總兵征討今侍郎何文淵奏云云切詳貴州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圍困而各處官員皆効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况土地一祖宗之土地人民一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至出給賞賜則種類不一難以指名大臣招撫必須得人文淵先曾奉使貴州備諳山川險易夷情向背重從陞職請勅會同相度賊勢便宜行事賞賜銀布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發務使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景泰帝曰官不必差只着侯璉梁瑄整理時王驥尚候代未行并勅協力于是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侯璉調都指

揮鄭僑攻都盧等寨宣慰使瓏富勦水西賊俱敗之貴
州路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等路調普安
州土官隆本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
人斬七十餘級賊復集據柴塘等寨璉破之遂剋彌勒
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回兵
擊退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
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興抵
鎮遠路皆通至八月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
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
州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璉尚書田禮及叅將方瑛俱右
都督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璉得疾昇歸普安卒恂召還爲右庶子管國子司業事
驥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彭惠安曰雲南麓川之役盡調貴州兵以行先後十年
陞秩萬數而夷酋逃遁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虚
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王驥與
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其害皆
曰吾征麓川寇未受命征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
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僅以身免諸城堡被圍歲餘乃

大事記 卷之十四
解饑死大半東南騷動驥等不得辭其責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

朱國禎輯

安南叛服

永樂四年七月大兵征安南安南古交趾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地通海畝以江相錯暑熱好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蟠膝因其地與人故名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畊種制寇履漸立學校始知嫁娶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畝

相傳在欽州古森洞思明府之南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

吐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壘之又南郡亦植二銅柱皆有祠

建安中改爲交州置

牧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爲南漢劉隱所并尋愛州將楊廷藝奪據傳子紹洪其將吳昌岌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族人吳處呼等爭立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討平自稱大勝王署子璉爲節度使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年詔封部領交阯郡王璉爲節度使自此視爲蕃夷矣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璿立尚幼大較黎桓篡之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

表謝罪入貢以桓爲安南都護節度使尋亦封交阯郡王桓死其子龍挺爲大較李公蘊所篡宋授節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蘊死孫日燭僭號傳子乾德寇陷欽廉二州宋遣郭達討敗之殺其子洪真乾德懼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卽賜以廣源州至孫天祚淳熙元年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至吳昷無子一女昭盛陳日熨僭之日熨本名謝升卿長樂人博徒美少年亡命邕州因入交阯王女窺而悅之得爲僭王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升卿改今名李氏自公蘊至吳昷凡八世二百二十餘年日熨再傳爲日烜僭稱越皇帝

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尤日燔而然也其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詭一名元世祖既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令其叔遺愛代世祖怒封遺愛爲王遣兵千人送之就國弗納遺愛懼逃去二十一年命鎮南王脫懽征占城安南兵勢甚盛日烜遣興道王先屯險要以備十一月帥至分六道以進興道復以兵扼於萬劫江戰敗二十二年興道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又大敗元兵進次富良江日烜率舟師拒戰不勝師入其城度未能滅還屯江北日烜走海港脫懽命李恒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

欲還思明州命唆都等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唆都戰死恒衛鎮南爲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恒卒恒善用兵同張弘範促宋于厓門者二十三年日烜弟益稷降于元立爲安南國王近親陳秀岐封輔義公餘加爵賞以分其勢且欲傾之招其國人終無應者亦不能得其寸地二十四年置交趾行尚書省以奧魯赤爲平章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券諸軍命張文虎等由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丞愛魯亦引兵出次交趾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守愛魯

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懽次思明遣程鵬飛與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遇其舟師日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阯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遁入海二十五年師出天長海口謀求日烜不得引還交阯分兵破其諸寨二月脫懽兵至萬劫遣烏馬兒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屯猝遇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米於海趨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七諸將議糧不至乃還謀聞日烜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以遏歸師

脫懽由單巴縣趨益州間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歸國復集餘衆自衛敗將皆至勢復振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已謝罪繼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其子仍日燇舊名曰吾祖與日並明尊無上傳及于我乃天命也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湖廣行省欽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爲都護益稷與馬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爲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安南國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燧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湖廣行省發兵討之路遠未卽至廣西左丞阿篤集民

兵及蜃戶逐之外洋乃去泰定三年世子日燿凡諸子皆稱世子復貢使至皆不稱王日燿卒

日燿得立

洪武元年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明年徧諭海外諸

國日燿遣使周時敏等

一日黎安世

朝貢為諸夷先 上嘉

之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

金印頒正朔以寧行至境上日燿已卒其兄子日燧嗣

欲即求王印以寧不予使請于朝而待之境上時與占

城相攻占城來告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兩

解復仁却所餽黃金 上為進秩安南使者杜舜卿來

告哀請命乃遣編修王濂為吊祭使主事林唐臣為頒

封使從以寧諒入其國予印成禮并祭馬伏波而還以

寧卒于道時四年二月也日燧既立修職貢 上遣禮

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燧居國荒昏不治其兄叔明日

叔父又日伯父逼死之自立懼問罪遣使貢馴象覘 上意表

有副禮部主事曾魯取視恠其非故王名即易世胡不

告責狀得其情 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宜正名致討

速擇日燧親賢立之叔明益懼六年表謝罪 上令且

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土更議七年請老傳政弟

日燿日燿與占城搆兵戰死復請弟日燿代署 上以

遠夷不深較皆許之而實叔明顓制國事其攻占城如
故下詔責戒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
貢無侈方物未幾叔明卒日煒爲國相黎季犛所殺立
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婿也二十五年 上以安南弑
君不道絕其朝貢明年討龍州趙宗壽遣禮部尚書任
亨泰御史嚴震直諭安南會兵二十九年日焜始以叔
明喪來告舊例當遣使吊祭 上曰叔明弑日燧而有
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勿
吊令禮部移文知之叔明嘗侵據思明府地百餘里思
明廣西屬夷也其酋來訴三十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

還所侵地日焜以前朝舊疆爲詞讓貽書大略謂 皇
上神武各夷改過致祥爲龍州趙宗壽各過致殃爲南
丹奉議地畛只論本朝勿得開釁自速夷滅亦不聽廷
臣請討 上曰彼恃頑終必取禍姑待之日焜旋爲季
犛所殺立其子顓未幾弑顓立其幼子案在襁褓中又
斃之因大誅殺陳氏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
胡一元子蒼曰胡奩立奩爲皇帝自稱太上皇蓋實以
太上爲重政皆自出而皇帝如皇太子之號爲之副也
改元天聖國號大虞建文時朝貢

永樂元年來賀卽位表言陳氏世絕已爲陳甥衆所共

推理國事乞封遣行人楊渤往廉之卽遣使隨渤入朝
進其國臣民奏保狀命禮部郎中夏正善封爲安南國
王二年表謝還思明侵地時陳之宗族臣僚略盡獨有
天平者日烜之孫天明子日燧弟也久被逐在外其臣
裴伯耆祖父皆安南執政死國難伯耆少事國王爵五
品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代領兵出東海禦寇得免
它亦有竄匿者且推天平爲主復讐犛逐捕甚急并僂
伯耆之孥伯耆爲商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
撾八月伯耆得赴闕告難不數日老撾亦傳送天平至
引見賜第與伯耆同處十二月安南賀正且使至上
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伯耆
以大義責之皇恐不能對

二年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犛犛上表謝罪
請迎歸天平奉以爲君又使行人聶聰報之許以上公
大郡復使使從聰入奏曰諱遣陪臣阮景真迎還臣亦
當率國人逆境上時中國或震百蠻片紙所下風行電
掣上不疑遂遣廣西叅將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
平歸大理卿薛巖者有口辨方謫居悉諸夷事情爲輔
行封季犛順化郡公

四年三月至丘溫犛遣使黃晦卿迎具牛酒犒師問

犛父子何不至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迎矣嘉林江名李犛所居也中等遣騎覘之迎者壺漿屬路信之徑進度雞陵隘畱二閑將至芹站山路險林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中等亟整衆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賊遙拜曰遠夷非敢抗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僞上惑天聰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卽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還天平卽死巖亦自經死 上聞大怒曰小醜乃敢欺朕至此此而不誅平日養兵謂何會山城亦訴犛屢侵其

國通賜印服責朝貢語極不遜遂決意興師召成國公朱能問用兵幾何夷何時可滅對以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未老當爲陛下先行身先士卒期月可平 上曰固知非卿不可卽勅雲南總兵沐晟練甲士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廣西總兵韓觀運糧二十萬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議軍事賜伯耆冠帶隨軍南征先是太祖定天下以安南首先臣服著祖訓戒子孫無得征伐鑄將印獨重西北曰征虜曰征西皆有前有副于虜特曰大將軍後用兵雲南添鑄征南有副至是鑄征夷將軍副將軍印大集京江湖廣兩廣各衛兵七月四日

辛卯宗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充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神機叅將程寬等凡二十五將軍合雲南漢土兵八十萬成國新城出廣西西平出雲南兵部尚書劉儻贊軍事赦中毅隨軍立功 親幸龍江禡祭送之再勅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協心成事毋違以敗師又戒諸將毋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而遣叅政王平等次第諭占城嚴兵防邊 上初憂能不利南行密諭新城侯如主將

一旦得失卽代總兵疾進十月能卒于龍州輔發馮祥度坡壘閣進攻隘畱破之傳檄數其二十罪進破雞陵至芹站諜兩傍皆有伏遣毅中以兵搜捕之賊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徃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堡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江遣都指揮使俞讓來約同進其三帶州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莫遠等來見言賊恃僞東西二都及宣江沘江施江富良江等處爲固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民兵二百餘萬守之
又於南崖置椿水中盡取戰艦泊椿內列象陣步隊於
城內水陸號七百萬欲守險老我師實畏怯不敢渡江
決戰也輔等自新福移營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船並
進丁未勅張輔佩印總兵沐晟兵已奪宣江輔遣雲陽
伯陳旭攻泚江同造浮橋濟師驃騎朱榮等敗賊於嘉
林江北輔遂畱都督高士文於箇招市江口與朱榮相
接自率大軍與晟合勢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
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鑿濠設備嚴整
遂密部分攻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北出夜明火撚付軍

士約登城卽撚火吹銅角爲號夜四鼓輔遣黃中等銜
枚畀攻具過重濠至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
先登諸軍繼之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兢嚮賊倉
皇皆跳下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於城內巷戰列象當
前遊擊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却
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鹵獲人
象無筭大兵循江而南賊棄東都走駐軍招撫進軍西
都賊焚宮室遁去餘黨有依天健山等處以兵由生厥
等江來犯者悉討破之州縣次第皆降

五年正月朔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萬劫江普賴山

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踰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至木九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等擒黃世岡等百餘人皆誅之三月窮追至膠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爲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剗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又安僞吏部尚書范見覽等降五月輔追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棄舟遁比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輔率步騎至茶籠柳升舟師亦至會兵奇羅海口升破賊得其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遇賊敗其黨皆散走生擒季犛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及僞太子芮于永益海口高望山安南悉平訪陳氏子孫皆絕遂郡縣其地立交阯都指揮使以呂毅掌司事黃中副之布按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裴伯耆爲叅議分立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十衛二所市舶司一得戶三百一十二萬改雞陵關爲鎮夷關九月獻俘闕下 上面詰季犛父子罪下獄勅訪交阯人才禮送京師以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

同知澄善神鎗法赦而用之六年振旅還進輔英國公
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定陳
氏故官初出降復逃化州與僞官鄧悉作亂推定爲主
僭號改元出攻鹹子關諸州縣多患之而陳季擴鄧景
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八月命黔公討之劉儁仍贊
軍事十二月黔公敗於生厥江都督呂毅尚書儁皆沒
定自稱上皇立季擴爲大越皇帝七年正月復命英公
總師勦之六月進兵討賊慈廉州等處皆破之八月鄧
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歿英公進向鹹子關攻賊破
之生擒僞將軍潘岷等二百餘人追至太平橋鄧景異
燒營先遁去十月駐兵清化季擴詭言我陳王後也致
書求封不許麾兵直進皆散走追簡定至美良縣定方
寓民家望官軍勢盛走入山搜得之以獻伏誅召輔等
還京八年正月復敗賊黨阮師檜於東潮州英公以餘
賊未平請畱黔公總鎮從之五月追敗季擴于靈長海
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其冬季擴請降許之以爲
交趾右布政部黨爲都指揮叅政副使等官右通政方
素易齋勅賜賚九年正月再命英公徃軍中察變四月
英公奏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師檜等逆狀顯著終
無悛心請進兵許之十一月緣海追捕大破之十年八

月戰神投海外相與鈞聯殊死鬪賊大潰斬獲無算械
送鄧汝戲等赴京十一年十二月師檜等屯愛子江設
伏英公列陣以進賊分三隊拒戰各驅象當前英公薄
賊左隊衝入中堅射象奴什之再中象鼻遽退去蹂賊
陣陣亂諸軍齊進賊大敗都督韓廣當賊右隊鏖戰敗
之追至愛母江盡降其衆十二年正月兵至政和縣羅
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
之并獲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
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葉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
之地生繫以歸賊黨悉平以所占地增設州縣八月班

師大加賞賚十三年四月英公復鎮交趾加陳洽兵部
尚書贊軍務英公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
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彌伏莫敢動十四年召英
公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中官馬騏監軍定歲貢扇萬柄
翠羽萬箇麒麟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彬
先後討敗之獻俘京師而黎利最劇自稱平定王連結
老撾出沒十七年交趾巡按黃宗載言交人新入版圖
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以致撫
字乖方若候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到任二年以上
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嚴覈廉污黜陟報可十八年叅政

侯保馮貴皆戰死彬勒歸以榮昌伯陳智代又以山壽代騏

仁宗卽位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僞求降不出方政與戰不利黃福亦久勞召還代以陳洽詔授利清化知府山壽主之也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壽旣主前議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陳洽仍叅軍事

宣德元年五月赦交趾有罪者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城拒却之十一月叅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通合兵進屯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宜遠斥埃持重不從麾衆渡天雨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尚書陳洽死之利遂乘勝招其弟自又女進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喪陰許爲利請封緩攻十二月召黃福復往交趾安遠侯柳升會黔公進討李慶贊軍事二年二月通敗賊交州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升進兵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禮事之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得脫利先送還黃福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士奇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

至深屢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計大便漢葉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諭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卽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于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齋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列遣頭目黎公俱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筭

一云新置三司以下文武各携家歸凡八

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送回所掠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

五月二使還利奉表言暠

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贈死事文

武復其家利又奏臣有女九齡失亂兵中後知爲馬騏
進充官婢陛下旣赦臣幸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
利獻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
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利表謝貢歲金五萬兩八年利
死子麟立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利死姦臣黎問
等搆黨讐殺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
並避居龍州太平府詔飭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麟旋
告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權署國事正
統二年以麟奉朝廷謹封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
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

訶貢該以歸占城來訴詔歸其王不聽天順三年濬爲
庶兄琮所弑自立四年遣通政叅議尹旻給事中王濬
封琮會故王濬弟灝率衆討誅琮事聞詔停旻豫行以
灝權國事五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國耻
屈下欲殺見使臣禮溥七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成
化中 親率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攻老撾
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李子怕雅賽歸依八
百宣慰刀攬那灝復積糧練兵且頒僞勅於車里宣慰
司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
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交人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報

捷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奏灝昔嘗吞併占城 皇
上姑賜涵容乃肆惡無忌既指擒黃章馬之名劫虜鎮
守村寨復托解關正等之故窺伺臨安今刀攬那能保
障生民擊敗交賊請勅頒賞從之因下詔戒諭毋妄動
逆天然屢攻占城併其國太監汪直用事議討之職方
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
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旨
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
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
私與灝通闌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

發其姦亂乃弭弘治元年侍讀劉戡行人董緝頒詔戡
挾兩僕入境宴畢卽行交人爲立却金亭十年灝卒凡
王三十餘年最爲桀驁子暉嗣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
并乞袞冕從朝鮮王制皆不許十七年暉卒子敬嗣未
封而卒弟誼嗣正德元年修撰倫文敘頒詔誼在國母
黨阮种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鳩殺祖母國人皆怨亡
何种逼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灝
庶子暉編修湛若水往封暉多行不義人皆惡之

一曰
屏甚

政在羣下
盜起國亂

諒山都將陳玄孫

一日
陳暉

與其子昺昇作亂鄭

綏鄭惟代鄭惟鏜等攻玄孫誅之遂殺暉立諲鄭氏國

世臣譙母與妻之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顓政攻之
綏等亡走清華蓋鄭氏所萃居也而昂昇猶據諒山諸
府譙累表貢且乞師不得達有莫登庸者本都齊漁人
也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
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玄孫官叅督有罪自拔歸
譙用爲宜陽叅將將而與昂戰大敗之殺昂封武川伯
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旣去譙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
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國兵盡屬之加封
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爲兵器竊取庫藏
金寶潛使其弟樛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氏若它盜者因

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鎮之謀殺譙兄弟夜率兵圍其
宮譙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
大亂嘉靖
二年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頌詔至龍州敦病卒
承恩以路梗召還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應爲王已相
之易號令練兵積粟禁國人不得復稱黎氏尋娶應母
已又鳩殺應立已子方瀛仍冒應名氏譙憂憤而卒衆
復立其子寧曰世子
或曰登庸襲虜以歸鳩殺之國史稱寧曰世孫蓋至是黎
子孫名號與支屬遠近真假皆不可考訂各互傳互書
而已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
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諸大臣爲請者悉

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綏將進圍海陽一月不下登庸別
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

疑即龍編

寧錯愕復走清

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子旗蓋即張而還呼曰得世子矣
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
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沉于
江寧與鄭綏子惟瓊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九
年登庸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為國大王改號曰大
正而黎之舊臣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聞寧尚在皆
據地與登庸抗我八寨長官副瓏徹土舍張澤通把李
者來白俊等與之交通引使侵掠瓏徹尋為彼所執雲

南總兵沐紹勳奏瓏徹乃我中國職官豈可置之不究
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係外國亡命避居兩來之地
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難成功張澤本當逮問但恐
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為後憂乞選委能幹
土流官員撫諭取回瓏徹從之十五年十月當頒詔安

南

哀冲太
于生

禮部尚書夏言疏

皇上登極改元欽遣二

使國亂未達而返若再頒再阻徒損國體宜下兩廣鎮
巡勘本國叛逆事情奏聞又言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
譙黎慮皆非黎暲應立之嫡莫登庸陳玄孫陳昇阮時
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彼罪狀顯著無逃天討乞遣錦衣衛官領勅令鎮巡查罪人姓名選將整兵以待師期至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臨安元江爲盼并勅雲南總兵沐紹勛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卽調度嚴備並舉上曰安南久不入貢非叛而何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夏言會兵部尚書庶瓚議用文武大臣各一人司道叅遊更置擇用兼糧以二年爲期潘旦總兩廣起毛伯溫右都候征侍郎唐胄極言不當伐者五報聞然上意甚銳

安南使者鄭惟僚至則十六年二月也寧居海曲屢

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乃使惟僚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及登庸等不軌篡奪狀乞興師問罪亟救國難下禮部覆安南自正德十年黎暲使阮仲達入貢後迄今二十餘年信使不至廢棄正朔方擬討伐彼國之奏遂至事屬可疑且惟僚等旣抵中國不明言所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暫留夷館勘覆具奏以待區處從之惟僚有志操能文章自言起文事略云海行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二本封二筒并二批差惟僚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天朝旣行國人皆謂十

死一生蓋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到廣東不赴掛號卽路上盤詰見獲則外夷過海越關一死事也掛而不許前往送回本國逆徒接取殺之又一死事也或罪其越度關津前殺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緣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引申胥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三月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詔下推總督等官并議糧餉起侍郎胡璉等往督給事中李鶴鳴等紀功兵部侍郎潘珍疏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矧今虜衆滋蔓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停所遣官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 上以征討之

命已下責珍妄言對狀闕住潘旦復以登庸求貢聞不許五月毛伯溫至京條六事議行尋以篡逆真僞未審令鎮巡官從宜撫勦另寫勅給之伯溫視院事督餉紀功等官俱暫停旦取回南京尋罷之旦先疏莫固奸雄之魁黎亦叛逆之派二氏分爭兵甲不息彼旣未定我誰適從蓋其意欲靜以觀變也伯溫恐其梗已請易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僞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爲土舍李孟光所擒併獲僞撰夫誥一冊 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等

往撫諭文淵遂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賚金幣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于李李奪于陳陳篡于黎今黎又轉于莫互相爲賊此好還之道故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師難久駐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行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事機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一年十七年汪文盛傳諭安南疏請正登庸之罪三月命仇鸞爲征夷副將軍總兵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叅軍務四月蔡經上進兵事宜安

南水陸路有六計兵姑二十萬爲率責限一年糧用一百六十餘萬石造舟市馬犒賞器械諸費約用七十餘萬兩今覈兵及顧募不過十二萬諸庫所貯銀不過三十餘萬若兵未可期所費更不止此兵貴伐謀敵宜用間憑祥龍州歸順欽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須就近體察則彼之虛實可知人之歸附易致須量遣兵預積糧使之振威觀變黎寧尚存量授名職我兵一往賊且立平不則分崩之國炎瘴之鄉輕調大眾終非完計欽州知州林希元反覆以登庸亂政及近日敗劾之狀上聞且謂藩籬已撤兵可徑進時不可失俱下會

議議上率常談舊所已言者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識
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議論謂不
必討爾等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
心國事其已之十八年十月登庸籍土地戶口之數上
獻請降遂命禮部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往詔諭綰屢疏
爲 上所厭罷之且諭曰安南事一倡衆隨訕上聽夏
言之言共起違慢此國應棄應討宜如何處兵部言篡
逆罪所必討近雖乞降而夷情詭秘難信必臨以兵可
以正法如束身聽命待以不死仍命鸞伯溫視師南兵
部尚書湛若水進治權論謂治安南者宜以不伐伐之

激黎氏夾攻分地與之可以立定斯謂行權合道覆言
滯而不通下督鎮知之十九年四月林希元復條上方
略自稱秘策爲御史所劾伯溫等既至大集兵糧廣州
廉州二府太守翁萬達張岳已陞浙江叅政以諳曉夷
情請得改註留用遣太平知府江一桂往馮祥審驗情
實一桂騰檄詰問得其報書甚恭萬達岳奏記幕府曰
今處莫賊有三文命而告成功上也陳兵鞠旅臨之以
威兵不血刃中也三令五申必欲芟夷威則威矣恐非
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下也今宜總衆長兼群策俾
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

下亦當鑒覆轍師出以律無俾後悔從之分正兵為三
 哨奇兵為一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議雲南別集
 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
 以朝廷興滅絕繼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
 來降者即以其地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金官都指揮使又諭登庸父子來降一如前格赦罪伯
 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乞降詞頗卑切伯溫
 等承制許之築臺關內約十一月初三日來降時登庸
 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侄文明并酋首
 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

跣匍伏稽首疏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

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

斯凜古森金勒

了葛為四峒故隸欽州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留居之分與其子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入明皆廢久舛望及利作賊洞長黃金廣等叛附利利納焉授以偽官願以內屬補貢方物先

國臣僭號紀元一切革除仍奉正朔舊賜印章謹護守
 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候命乃
 與諸守臣會疏以上許之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
 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世襲別給印仍覈
 黎寧果黎後則昇以所據地否則已鄭惟僚廣東安插
 給以田宅二十年制下登庸已死奏于朝因令授其孫

福海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爲婿通方瀛妻二十五年福海死子宏瀛纔五歲宣撫使鄧文植阮如桂輔之告哀請封阮敬已持其國中事自恣欲立敬典鄧阮力不能制有范子儀者又立登庸次子正中據海陽海東二府勢日逼賴頭目黎伯驪等擁兵防護宏瀛得不死正中尋戰敗奔欽州乞照達目例給養許之子儀遯海東妄言宏瀛已爲阮敬所弒迎正中歸立爲辭擁衆剽劫廉欽等州執指揮孫正殺百戶許鎮嶺海騷動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餘級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移檄按捕二十八年宏瀛上表修貢請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知宏瀛無恙命撫鎮官再勘三十年勘明允襲正中事定遣歸弘瀛立後又復兵爭貢使黎光賁至京朝廷以僞官待查確許獻進畱南寧十五年隆慶二年始放還宏瀛竟爲伯驪所逐死于海陽 神宗卽位宏瀛子茂洽始入修故事得襲四年九年並來貢請理故疆從邊吏議以吟邦邑米等四村給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等共立寧子寵于西都簡惟僚之子寵死無子簡等共推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

復據安南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讐未幾敬璋爲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爲期啟關有日矣竟遜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

彼此分定視我諸上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 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二十七年維潭死子維新嗣叛酋潘彥構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兵復振三十年祿州夷官韋達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四年入貢改給銀印以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

餘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勦回稱盜首武永
楨係殘莫嘯聚執扶安等三人來獻總督尚書戴燿檄
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掃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
艘截新安海上兵不果進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溫州獲
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
朝祿等引烏合劫下石西州莫敬琳亦統衆索憑祥州
米馬入下石官兵討擒之四十七年維新死天啟元年
子維祺補貢六年再貢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
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與中土錯
壤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輶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

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
四五日至其東都夷獠雜居獷悍喜鬪君長尤狡獪舊
有愛州驩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漸盛取中夏經傳翻
譯音義教本國人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縣自黎
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
僞謚稱宗黎暘之弒或云鄭惟鏞爲之鄭宗強亡黎復
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邊海塗泥十
餘里駕木掘塹居之士馬精彊器甲犀利歲凡再稻八
蠶桑麻魚鹽最饒沃俗惟交愛人儻驩演人淳秀有
華風頗工文學其山川佛蹟勾漏傘圓富良江龍門江

宣光江爲大其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蟻子鹽醢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白雉翡翠蚺蛇之屬甚夥而奇者有狒狒似獼猴人面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獐獮似獐善捕鼠別有戴帽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翦然味似河豚又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蜂蜜人以入口卽化爲蜜甘香甚奇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爲雒民統其民者爲雒王副貳者爲雒將皆銅印青綬號文朗國

葉文忠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外疆也季犁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焚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憐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維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徇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隳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凶較逆無所等差然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然後驛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於前事也昔成化時闡

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
乃中寢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茅伯符曰國家拓境匹於漢唐而安南旣得復失有遺
憾焉或謂英國膚功屢奏卽畱填如黔國南人當不復
反而以刑餘荼毒隳彼成績且計黎利縱橫英國尚矍
躒令虎旅再發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棄珠崖爲
例蓋天子意旣厭兵而伏波前車英國當亦籌之熟矣
自韓魏公謂交州險僻多潦霧瘴毒得其地恐不能守
縻以戎索聽爲外臣是矣頃黎莫互爭悉我全力可乘
其敝而戍守單弱曾固圍不遑安問啟疆事王弇州言
國家地羸於交州而取竒大理稍相折殆幾是哉

朱史氏曰安南事人皆以吳漢東晉兼併爲例不知古
今之事勢強弱便利不同宋末漸強勝國三破之而不
能有我 明三定之悉郡縣其地而亦終歸於棄匪直
形勢之不便亦事力有所不給也兩廣僅隔一嶺川楚
江福環繞三面二百年中大征凡幾所經重臣名將凡
幾猶時躊躇不能盡化爲良民而況嶺外又數千里惟
滇廣兩路可入谿谷周遭千迴萬疊蠻夷穴窟其中教
化所不及霑風雷之所不及迅者哉當時連兵二十年
只以討逆二字勢不得中止而最後 宣皇決策三楊

佐議割此贅龐纔得寧帖益中國之力十七注西北十
三注各山海而此荒荒者有之不為利反為害也至嘉
靖間建議征討虛聲恐嚇幸而集事稽首款關稱臣入
貢削其王號僅復都統之名頒以印文遂停特遣之使
自後分爭歸命詭云正名略仍舊案不復以故事繩之
兩得休息斯為盛已

附錄

永樂二十一年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匹漆三千
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貢自十四年始
歲有增益而是歲獨贏

萬曆六年莫氏貢儀

金香爐瓶四副重二百零九兩銀盆一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枝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

萬曆二十六年黎維潭款儀

進奏本該國一封臣耆一封目臣鄭松耆日臣黃廷

愛阮黃等八名原官目何壽祿裴秉滄等八名新官目杜汪汝宗等十五名代身金人一個銀香爐一個銀花瓶一雙象牙十四隻薰香二十罐連銀罐二十八斤黑線香二萬枝生絹二百疋沉香一百三十六斤代身金人若範金囚首面縛維潭獨自謂其以恢復故罪視登庸有間為立而肅容狀閱驗嫌其居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授銀印許維潭暫用俟鑄授新印至日進繳

天啟六年黎惟祺貢儀

補萬曆四十五年八年貢儀與萬曆六年同各用陪臣三通事

一行人四
從人十三

入安南海陸之道從海者二從陸者三海路一自廣東
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卽交州潮陽鎮伏波
以來水軍皆由之 嘉靖中知府張岳又詢得廣東海
道自廉州寇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
海東府若沿海听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
尾二日至玉門山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
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
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寮巡司南至
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

藤而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
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
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
而入則取古齊又取安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
新明二縣至四岐朔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
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
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 陸路一由欽
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抵交趾陸行止二
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日鹿井堡在西南控象鼻

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日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卽至雷州通角場欽州西南邊又有水口六譚家黃標藏涌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六並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 一由廣西至宋始開路分爲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今行人往來必取道焉由思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 一由雲南至元始開路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岨十日至平原然皆山逕難行張輔發兵憑祥沐晟從蒙自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

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

前蔡經所云六路并雲南而言

黎氏自奉正朔遞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往習學藝徧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內外文武等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回本國一一倣行因此風俗文章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較官制朝儀禮樂教化亦自可觀科舉之制鄉試子午卯酉年秋間入場中三場爲生徒中四場爲貢生會試辰戌丑未年春間入場中四場爲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爲賜進士及第又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爲三魁第一場用九經之文次二場用詔制表之文三場用詩賦之文四場用對策之

文五場入殿庭在國王前用對策之文餘文武官大約
倣式稍易其名曰不敢同中國也

唐沈佺期渡海詩曰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
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崇山
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鬢聚催年虛道崩城淚
明心不應天

元使與曠使安南題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
臨江白日迴論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國朝使朝鮮者有詩及賡和甚多使安南者大臣如羅
惟敬等詞臣如劉戩等都未之聞要見自鎮夷關外崎

嶇榛莽雖有江山荒蕪不治且奉迎止于車馬絕無文
物威儀已自淪于夷矣略摘三詩皆出中國名卿忠臣
之手亦爲夷方一文其陋也

平州知州何忠臨難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
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
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叛夷

金幼孜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恩曉出九重天王事
驅馳念獨賢奉詔尉佗煩陸賈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
自昔通南紀聲教于今遍八埏聖主綏懷恩似海慙慙

九事記 卷十五 三十三
德意在敷宣

劉忠愍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南誰道
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履玉節頻浮漢客槎山盡鯨波
知雨露星回鰲極記年華諸君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
莫憚賒

登庸之父本廣東東莞縣蜃戶有罪伏水逃免流至安
南海陽路空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萍蓋戲語無跡之
意也萍生登庸父子以漁爲業有勇力黎諷以爲都力
士信任之遂成亂階

孤樹褒談云永樂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二子皆隨入朝

孟口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創神
鎗後貶某官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
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仲曰某賜
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丞簿有三子亦令一人
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
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旣往卽自立爲王季
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季犛篡立殺陳天平首叛動大兵屢戰俘而下獄非降
也赦其子孫澄善神鎗用之從本姓不聞曰陳後爲工
部侍郎老而貧給尚書祿終身不折支未聞貶官尚書

子何以世襲錦衣若念其功則文武不同途既改文階亦無世國子生之理澄有文學著南翁夢錄盛稱陳氏先德豈亦諱父之叛逆而不忘舊主耶北虜無姓來降原有名號者不欲仍虜舊它立功當授職或列三等皆賜姓黎自有姓何待于賜又添爲鄧則一家兄弟賜二姓矣季曰某官歸祭墓自立爲王用兵十餘年終始何不一及鍾山之傍 孝陵在焉禁地其中非元功不得賜葬聲是何人死而得與此書陳文端請修正史引之爲據必有所見偶因安南一節姑識于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終

于何世... 其功... 亦無世... 先德... 原有名... 揚... 姓... 不一... 為... 自明...

